



七曜文库

土屋隆夫

TAKA FUJI



张剑译

天狗面具

天狗の面

天狗面具

张剑
译

TENGU NO MEN by TSUCHIYA TAKAO
Copyright © 1958 TSUCHIYA TAKAO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
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1-3039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狗面具 / (日) 土屋隆夫著 ; 张剑译. — 长春 :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2.12
(七曜文库)
ISBN 978-7-5534-0114-0

I. ①天… II. ①土… ②张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90897号

天狗面具

作 者 [日]土屋隆夫
译 者 张 剑
出 品 人 刘丛星
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策划编辑 渠 诚
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
封面设计 未 氓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8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
邮编：100052
电 话 总编办：010-63109269
发行部：010-63104979
网 址 <http://www.beijingshanyue.com/>
邮 箱 jlpjg-bj@vip.sina.com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534-0114-0

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：010-63109462-1040

天狗面具

天狗の面………

序章

天皇居住的村子

众人相聚牛伏村，山路崎岖若等闲。

少女亦能捣年糕，村民不逊都市人。

昭和初期，村中的青年团和妇女会发起号召，创作了这首牛伏舞曲，并在小学的操场上表演，现场热闹非凡，舞曲引人心动。然而，如今又有几人记得当日的情景呢——

那天，团员们击打太鼓的响动，从搭在操场中央的舞台上四散开来，彻底响遍了尚被晨雾笼罩的牛伏村的每个角落。

那响动撞击在左右的山壁上，随即反弹而回，重叠着闯进各家各户的门口。

人们犹如被催赶着，纷纷汇集操场。当时的青年团团长池内市助紧握双拳，仿佛攥着难以抑制的感情，无论来人是谁，他都会拍打对方的肩膀，高呼道：“快看那个人呀！哈哈，成功了啊。是不是，我们不是成功了吗？”继而几番跑进厕所，悄悄练习花一整晚写好的“牛伏舞曲演出致辞”……

临近中午，已在操场上站了五个钟头的人们还陶醉在太鼓的音律之中。

当通知演出开始的三点烟火接连冲上天空、绽开绚丽的花朵时，众人的兴奋更是达到了巅峰。

青年团团长江内市助登上舞台，准备进行开幕前的演讲。在群众热情洋溢的掌声中，他勉强稳住摇摇晃晃的身子，不让自己向前栽倒。此时此刻，耗费一整晚才写好的草稿已然没了任何用处，他只好数次重复同样的话：

“我们热爱牛伏村，为了我们所爱的牛伏村……为了我们所爱的牛伏村的文化……我们决定，纵然豁出生命……”

无论市助的车轱辘话重复多少遍，善良的人们毫不计较，依然毫不吝惜地送去掌声。市助心满意足，看着黑压压的人群在他摇摆不定的视野中缓缓蠕动，品味着泫然欲泣般的感动。

来宾的讲话内容相差无几，都对歌词的秀美予以了高度赞扬。村长甚至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我确信，这肯定是全县最富艺术性的舞曲。”

之后表演的，是团员和妇女会会员编排的舞蹈。不知不觉间，连众位村民都加入了其中。当舞动的人群扩及至整个操场时，整个牛伏村恰好被浓重的暮霭完全笼罩——

那真是一段美好快乐的时光。这指的并非生活上的富足，而是人们心头尚且存有安逸和田园情调的感情。

若问这说法的证据嘛，只要看看“二战”结束后同样由青年团编写发行的《牛伏时报》上的来稿，就一清二楚了——

牛伏舞曲什么的，根本就是首烂歌！我觉得青

年团应该开场讨论会，封杀这首歌。“山路崎岖若等闲”这样的词句，无疑是在宣扬我们村的交通不便和文化封闭。牛伏村之所以会被附近的女子敬而远之，近来嫁进村子的女子之所以日渐减少，都是因为这样的词句从中作怪！再比如“少女亦能捣年糕”这句，更是可气至极。捣年糕自古就是重体力活，连父母都没这么大力气，而这个村子的少女居然有这份力气。要搁以前，自然值得骄傲。可这是老皇历了，现在谁还会为这种事自豪啊！现如今，谁还会喜欢膀阔腰圆的矮冬瓜身材的村姑啊！更重要的是，“少女亦能捣年糕”这句话怎么看都像淫词艳曲，简直是对女性的极大侮辱！希望牛伏村的全体女性挺身而出，联手抵制这首牛伏舞曲！

果不其然，对这篇投稿，牛伏村的青年团分成了赞同和反对两派。而女性阵容里，持废除意见的自然占大多数。

“就‘村民不逊都市人’这句话来说，俺觉得它是要娶勤劳女性这种农村旧观念的体现。俺们女人才不想结婚以后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干活呢。最主要的是，这首歌没有一星半点男女平等的民主观念，尽是对女性的轻蔑，所以俺反对它继续流传下去……”

民主——这个充满神一般的权威和神秘的词语，在团员们的心中唤起了莫大的共鸣。

“这么说来，这首歌确实不怎么民主呀……”

“因为是战争爆发之前的歌曲，所以封建得很呀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创作一首民主的牛伏舞曲如何？”

“好啊，咱们拿出千元奖金，从普通民众那里征集吧。”

在这样的氛围下，青年团作出了废除牛伏舞曲的决议。

那一瞬间，一切土崩瓦解。当初，在暮霭茫茫的操场上，人们加入舞蹈的行列，他们中有谁会预想到如今的事态呢？

当时的青年团团长江内市助，如今正担任村议员。他从儿子伍郎口中得知此事，顿时悲愤交加，嚷道：“这帮浑蛋！现在这帮小年轻懂个屁啊！不民主？胡扯什么！光会动嘴，等真正做事时就不成了。真是的，连村长都被这首歌的歌词感动了，反复称赞这是全县最富艺术性的舞曲。艺术是了不得的，可不是你、我，还有任何人都能作出来的。听明白没？艺术，这可是艺术啊！过去的人哪，全都懂得艺术……唉，我可不想活得太长寿啊，免得为这帮浑蛋生气……”

说完，市助站起身，一股情绪涌上心头，把他的心勒得紧紧的，令他倍感痛苦。随后，他转念一想，不去喝一杯的话，这种感情实在难以平复。

“我出去一趟，今晚要开区长协商会……”

他对妻子沙纪说完，不待对方回答就粗暴地打开了外门。

整座牛伏村沉浸在一片浓重的暮色中。明明都到三月上旬了，却依旧冷风刺骨。最近，村子里开了唯一一家酒馆，名叫“千鸟”，位于山丘对面的邻村村口。

池内市助用手巾裹住脸颊，走在杂树林中的蜿蜒道路上。道路两旁茂密的芒草穗随风摇摆，沙沙作响。面向深邃幽暗的地方，他铆足全力，唱起了牛伏舞曲。

恰在那时——

被派往村落的土田巡警翻越二里山路后，好不容易来到了牛伏村的村口。

这天是他被调来这个村子的第三天，前任巡警因为脑溢血溘然离世。

接到镇警署的调令、以派出所巡警身份到此上任的第一天，妻子在载满家当的卡车上惴惴不安地凝视着周围群山。他从旁看到妻子脸上的神情，只好强颜开导道：“没什么啦，常言道久居为安嘛。山中悠闲恬静，住这儿不也挺好？”

不幸的是，他的预言并未说中，因为这个村子里并无牙医。土田巡警今年四十六岁，就在假牙还有一周就能装好的节骨眼上，却被调离。那时，他还没有意识到，自己刚刚上任，就要面临翻越二里山路去城镇看牙医的命运。

闲话少表，言归正传——

刚才说到土田巡警这会儿来到了牛伏村的村口，那里有座最近刚刚新建的火警瞭望楼。灯泡的亮光从高高的铁楼上洒下来，将道路映照得朦朦胧胧。在这座没有街灯的村落，这可谓夜里唯一的一盏明灯了。

土田巡警骑车进入了这个冷寂的光圈。突然，前方猛地跳出一个男子，吓得他差点摔下车来。

“谁呀，这么做多危险啊！”

然而，男子不理他，一声不吭地站在原地。

土田巡警问道：“你是谁？半夜三更的，要到哪儿去？”

可是，那男子毫无开口之意，兀自平静地站在那里。不，与其说平静，倒不如说他是怀着某种沉默的威严凝视着土田巡警的脸。

男子大约三十来岁，穿着脏兮兮的“二战”时期国民服，手里拿着铅笔和笔记本。宽大的额头下，唯有一双眸子正放出异样的光芒。

“你好像不大对劲啊，有事的话就快说吧。”

这时，男子才首次开了口：“侍从长还没来？”

土田巡警登时一愣，惑然注视男子的表情。

“东条（东条英机）今晚要递交组阁名单，我们得快点组织新内阁，渡过这个危机难关。侍从长怎么还没到……”

刹那间，土田巡警恍然大悟——这人根本就是个疯子。他那“保护民众”的警察责任意识油然而生。

“侍从长就快到了，请陛下速速返回御所……”

土田巡警的这番话还真有效果，只见男子徐徐颌首，说道：“好，我这就回去。不过，组阁之事，务必要在今晚完成。”

好奇怪啊——刹那间，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壮之情溢上土田巡警的心头。

他怀着发自心底的感动，对那男子说道：“还望陛下保重御体——”

说话间，一个少女从黑暗的对面小跑着走了过来，看到两人的身影，便停下了脚步。从少女气喘吁吁的程度上看，想必跑了相当长的距离吧。

“唉，哥哥啊，总算找到你了……”

土田巡警向少女问道：“他是你哥哥？”

“是啊——他精神有些不太正常，所以……”

少女略显羞赧地低下了头。

“哦——有没有看过大夫？”

“是这样……因为他都是老实躺着的，也不会动手打人……所以前任警官建议在家休养……”

“他是从什么时候发的病？”

“嗯，俺哥本来在公务所工作……可战争快结束时，有人说他是赤党……”

“赤党？”

“就是信那种主义的……结果就被宪兵队抓走了。两三天后，他们说哥哥有病，就给放回来了。俺们开始还挺高兴的，可没想到哥哥会成这样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呀……”

土田巡警明白了一切。当时的宪兵队是何等疯狂残暴，他们对这个青年施加了什么压力，自是可想而知。精神崩溃前的一瞬间，这个青年明白了一件事——要想从严刑拷问中逃脱，唯有在心理上把自己转化成天皇。这个心理转化过程真切地映在土田巡警的心中，令他心酸不已。

“我把你们送回家吧？”

“不用了，公务所就在那边……”

“公务所？”

“是呀，俺和娘是住在那儿的杂役……”

此前一直面无表情地听着两人谈话的男子，这时突然从笔记本中撕下一页纸，递到土田巡警的面前。

少女有些难为情，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嗯……这个还是请您收下吧。哥哥总是向他中意的人赠送这种东西……看样子，哥哥很喜欢巡警先生您呢……”

说完，少女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淡淡的微笑。土田巡警也只好跟着苦笑，从男子手里接过了纸片。上面不知何时写上了几个稚拙的字——

朕封汝当警视总监。钦此。

“哈哈……这下我可飞黄腾达了，看来我不会一辈子都是小小巡警的呀，哈哈……”

土田巡警扶起自行车，小心翼翼地把这张纸塞进了衣兜。

“那你们小心点儿，遇到什么麻烦，可以找我商量……”

之后，他再次骑上自行车，朝派出所的方向缓缓而行。布满石子的小路隐约浮现在灯光中，森林阴影中的点点灯光着实美丽。他擤了擤鼻涕，想到了在家等他的妻子和暖桌。

然而，一个不幸，正等候在几町远的前面，阻挠着他的归心。

恰在此时，池内市助刚刚被“千鸟”酒馆的加代女士（虽说“女士”这一称呼与这家店毫不相称，但她总是硬让别人这么叫她，不知不觉间，就把这些醉客训练惯了）轻轻拍了拍后背，步履蹒跚地踏上夜路。

一道亮光遥遥靠近。

老实说，池内市助没喝痛快。钱包里应该还剩一千五百日元呢，那是黄昏时他去黑市上卖米赚的。而他从千鸟离开，可以说全是被加代委婉地赶出来的。

加代从早上就头痛，本想今晚提前打烊回家，不料市助却闯了进来。而后，她又被迫听了一通自己毫无兴趣的牛伏舞曲的讲解。悲愤交加的市助独自亢奋地说个不停，想要附和他，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所以，当市助第十几次说起舞曲演出会的情形时，也无怪乎加代的眼中会浮现出冷淡轻蔑的目光了。

“牛伏舞曲未来何去何从都无所谓吧？就随那些年轻人去吧。我说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夫人应该正暖着被窝等你呢吧。”

加代说完，轻轻地拍了拍市助的后背，把这个勉强站起身的男人推到了门外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土田巡警的恰巧经过诚然是一场不幸。市助踉踉跄跄地张开双臂，拦住了自行车。

“喂，帅哥，过来陪我喝一杯吧？”他的醉眼紧跟着就认出了对方身上的警服，不禁尴尬地挠了挠头，“哎呀，原来是

新来的巡警先生呀。我叫池内市助，是村议员。正好，咱俩喝一杯，增进增进感情。有巡警先生在，女士也就不好谢客了吧。而且呀，巡警先生可能有所不知，我手上还有秘密情报呢，那件情报可能牵扯犯罪呢。嗯，莫失良机啊。就让我说一件事给你听吧。巡警先生，只要是这个村子的事，没有我不知道的哟。走，咱们喝一杯去……”

“不了……我还要回家呢。”

“别这么说嘛。我知道的可是犯罪案件呢。巡警先生，这个村子即将发生惊天大事。不，现在正在发生呢。枪林弹雨正降临在这个村子呢，听见没有？枪林弹雨呢……”

之后的一小时里，土田巡警被池内市助所谓的“秘密情报”搞得心烦气躁。

市助的话是这样的——

最近，村议会要改选了。新的村议会有着重大使命，即决定牛伏村是跟旁边的横手镇合并，还是维持现状。

村长主张两地合并。众人都说这是因为横手镇给他提供了大量好处。眼下，村议会中赞成和反对两派的人数旗鼓相当，所以村长想把一些赞成的人迎进村议会。即使迎进一个人，也不会嫌少。

不用说，池内市助对两地合并坚决反对。他居住的坂上村里以前只有他是村议员，地位很稳固，哪知卑劣的村长打算让市助落选，立了一个跟市助对立的候选人——小木胜次。